



范小青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我的名字叫王村

范小青 / 著

我的名字叫王村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名字叫王村 / 范小青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 
2014. 6

ISBN 978-7-5063-7427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30267号



作者: 范小青  
责任编辑: 龔翎  
装帧设计: 曹金弘  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61 千

印 张: 19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427-9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像

**范小青** 江苏南通籍，出生于上海松江，从小在苏州长大。一九七八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，一九八二年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师，一九八五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、党组书记，全国政协委员。一九八〇年起发表文学作品，以小说创作为主，著有长篇小说十九部，代表作有《女同志》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《香火》等，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，另有散文随笔、电视剧本等。作品字数达一千多万字。有多种小说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等文字。短篇小说《城乡简史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城市表情》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。曾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大奖，另有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奖项。

我被逼到墙角，只能出卖弟弟了，我说：“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”

大伙“哄”地一声，开始我还不知道他们“哄”什么，但很快我就知道我又错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，纷纷指责我，那个生气啊，那个愤怒啊，好像我们象八辈子以来都欠了他似的，我原本倒是伶牙俐齿、毒嘴毒舌的，但是我一张嘴一伸舌，哪里应付得了他们这许多人这许多嘴，所以我干脆抱着脑袋，随他们说去。

他们一看我抱着脑袋低下了头，推了口，其实他们并没有甘心，所以，只是稍稍休息了一会，他们又换了角度看问题了，一个说：“他还说他弟弟有病，我看他弟弟比他正常。”

前排的那个人又回头盯着我看了又看，我后排座位上的人还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说：“喂，是你自己有病吧。”

我彻底冤枉了，冤枉就冤枉吧，为了达到我的目的，丢掉弟弟，我总得忍受一点。可是我的忍受并没有换来车厢内的和谐，他们得寸进尺，竟然跑到司机那里去，跟司机

# 上 部







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当然，这是他妄想出来的，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，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，应该不算太过分吧。

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，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，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，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。何况我们家，子女多，钱少，人傻，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，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。

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，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，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，立刻吓得抱头鼠窜；比如弟弟看到油瓶，就会脱下裤子，调转屁股，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。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想通了，那是老鼠偷油。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，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，老鼠很聪明，如果油瓶没有盖住，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，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。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，仰面躺下，双手双脚蜷起，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，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。

当然，话要说回来，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也有的时候，他是糊涂的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，也会说几句人话。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，这时候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，弟弟，这才是你自己啊，你不是老鼠，你是人啊。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，他会生气。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

一样。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，他本来也不能算个一般人。弟弟一生气，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他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，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，搁到下巴那儿，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，又抓又挠，嘴里还发出“吱吱”的叫声。

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。有人说：“不像，不像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像只猴子。”


其实大家并不怕他，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。

我这样说，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，其实才不呢。我心里恨透了我弟弟，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，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。

因为弟弟其实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更烦人，一只老鼠除了做老鼠能做的恶事之外，它做不了别的事情，而弟弟比真正的老鼠要高明许多，因为他除了有老鼠的一面，还有别的很多面。比如，他有人的一面，特别是有人的坏的一面，至于人的好的一面，在我弟弟身上，我还没见识过呢。


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，对任何人都很冷淡，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，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，似乎一点儿也瞧不上我们，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点儿也不冷淡了。他会吃很多的饭。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儿到家，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，让我们活活饿一顿。老鼠晚上不睡觉，弟弟晚上也不睡觉，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。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，在地上到处看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，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？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，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。

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了，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。我们到了医院，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，我虽然认得字，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，精神科，神经科，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，普通精神科，老年病专科，儿童心理专科，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——我正对着它们发愣，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：“喂，你看什么病？”我赶紧说：“不是我看病，是我弟弟。”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



看了一眼。那挂号的却说：“我不管你们谁看病，我是问你挂什么科？”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，又启发我说：“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。”我为难地说：“我还、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。”那挂号的笑了笑，说：“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？”不过她还算热心，见我为难，主动说，“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，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？”我说：“我弟弟是一只老鼠。”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，也没觉得我是在作弄她，她大概见得多了，所以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。

我递了钱进去，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，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给我，还嘱咐了一句：“在二楼。”我带着弟弟到二楼，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候。坐下来时没有什么感觉，过了一会儿，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，抬头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周边有一些神情异常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，我看了看弟弟的表情，他倒是若无其事。那是当然，他找到同类了呗。但是我怕弟弟被他们影响得更严重，想拉着弟弟离远一点儿，就听到护士叫到弟弟的名字了。



我赶紧说：“弟弟，轮到你了，我们进去看病吧。”弟弟一动不动，护士又喊了一声，弟弟还是不动。我着急了，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：“弟弟，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，我们就是来看病的，现在号也挂了，队也排了好半天，总算轮到你了，你不能——”弟弟打断了我，他忽然说话了，他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老鼠跳到钢琴上。”

护士没听懂，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，只顾朝我看。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，见识肯定不少，但对于一只老鼠，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。好在有我，她朝我看是对的，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弟弟的语言，我一直以来就是弟弟的翻译，弟弟所说的“老鼠跳到钢琴上”是一个谜面歇后语，谜底就是乱弹（谈）。一翻译过来，我立刻就恍然大悟了，直拍脑袋骂自己笨，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，赶紧对她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挂号的时候，把名字写错了。”护士说：“没事的，我先帮你改一下，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。”她把改过的病历交给我，弟弟果然不再反对，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。

这里的门诊室和其他医院不一样，病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，家属也只能进一个，不像其他医院，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，许多病人和家属都盯在边上，赶也赶不走，门诊室里常常围得水泄不通，医生就在大家紧张的盯注下，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，在焦虑烦躁压抑的气氛里给人看病。

好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不一样，这里是讲规矩的，又干净又安静。给我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，但神色淡定，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，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。

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，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，更何况我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，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。

所以，到了这儿，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，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，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，我站在弟弟身后说：“医生医生，你快帮他看看，他是一只老鼠。”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，投到我的脸上，看了看我，问道：“你看病还是他看病？”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，赶紧回答说：“医生，他看病，他是我弟弟。”医生抢白我说：“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，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，他到底是谁？”说实在话，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，听不懂人话，仍然不知趣，继续向医生提供我弟弟的情况，我说：“医生，医生，你不了解我弟弟，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，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，很骇人的，手，会这么样，嘴，会这么样——”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，我怕医生看不懂，赶紧催我弟弟说，“弟弟，你做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，你快做呀。”

可弟弟是个病人，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，你希望他是个人，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，让你烦死，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，他又偏不做，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，又让你急死。

弟弟不肯扮演老鼠，我可真急了，我怕医生会以为我弟弟不是老鼠，我怕医生会误诊，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绝招，“喵喵”地叫了几声。





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，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，朝门外喊：“护士，护士——”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，这会儿正心存歹念，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，他们一进来，就冲着我来了，我赶紧喊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弟弟，他才是老鼠——”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，我敏感地一回头，顿时魂飞魄散，哪里有我弟弟，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，忽然间就不见了。

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，他们朝我看了看，一个先说：“医生，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。”另一个更是配合说：“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。”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儿疑惑了，问我：“你有病，你弟弟也有病，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吗？”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，就上前准备掐我了。我吓坏了，紧紧闭上嘴巴，咬紧牙关，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，但是我还有话要说，我还有许多话要说，我不得不说，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：“我不吃药，我弟弟是老鼠。”

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，看这阵势，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，只有一眨眼的工夫，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反转了我的胳膊。我被冤枉了，我冤死了，我比窦娥还冤，我比什么什么还冤。

我继续抿紧嘴巴，在喉咙里狂喊：“我不是老鼠。”但是我有预感，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，果然，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蛊惑，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，他说：“先做个CT，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。”

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，又疑惑起来，问我：“刚才你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？这个病历上，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？”

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，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，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，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：“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。”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，虽然他没有说话，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，他已经再一次地认定我是病人，我急得辩解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医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，喊他的名字等

于没有喊，他只认我的名字，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。”

医生又看了我一眼，不再和我计较，开好了检查单子，对那两个男护士说：“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，你们带他去 CT 室，小心一点儿，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，但他的伪装性很强。”

天哪，我好好儿的，竟然要我去做 CT。CT 是什么，我还没见过，只是听人说过，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，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，我才不需要做 CT，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，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拼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，我喊道：“你们什么医院，你们什么医生，你们什么护士，我明明没有病，你们要叫我做 C——” 一个“T”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：“再喊的话，用胶布封嘴。”

天哪，要是再用胶布封住我的嘴，我还有活路吗？

万幸万幸，我还有活路，那是老天有眼，叫我命不该绝，关键时候有人救我了。

你们猜得没错，正是我弟弟。


我弟弟真是我的救命星，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“吱吱”地叫了起来。

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，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，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，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。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，接着又看我，又看我弟弟，还看医生，我感觉出来，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我弟弟身上，甚至到了医生身上。

但医生毕竟是医生，他火眼金睛，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，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。医生躬身到桌子下面，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，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。

我看见了弟弟，一阵激动，又要上前说话，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，朝我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别说话了，你再说话，一切又要搞乱了。” 停一下，又补充一句，“对不起，刚才差点儿误会了，主要是你话太多，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，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，对不起。” 我听了医生这话，没有马上回答，认真地想了想，我心里承认，我的话是多了一点儿，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，家里






也好，村里也好，学校也好，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，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，我多说点儿话，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，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。

现在医生提醒了我，我细细回想一下，才对自己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渐渐有了一点儿新的认识和知觉。

其实我也知道，医生虽然用了两遍“对不起”，听起来很客气，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，想让我闭嘴。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，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，我依然强调说：“可是我如果不说，我弟弟是说不出来的，他平时就不肯说话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或者应该说，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。”医生皱了皱眉头，但依然保持着风度，说：“好啊，沉默是金啊。”我没听懂医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想了想，我得继续说，我说：“所以医生，就算我弟弟不沉默，就算他肯说话，他也说不清楚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，他不是什么。”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，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，用尖利的目光剐了我一下，说：“你要是再说话，就请你出去。”



这一招把我吓着了。我不能出去，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，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，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，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们是医生，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。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，我赶紧向医生保证：“医生，我不说话了，保证一言不发。”医生说：“本来这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，我来提问题，让他自己回答。”

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，医生让弟弟坐下，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，开始向弟弟提问，医生说：“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？”弟弟不理睬，我只能代他回答：“是，是老鼠——我弟弟是老鼠。”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继续问弟弟：“你的这种感觉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”弟弟仍然不回答，仍然由我回答：“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。”

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跳，以为他嫌我话多，要赶我走，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不仅没赶我走，还对我说：

“病被你们耽误了。”我赶紧辩解说：“医生，不能怪我们，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，开始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。医生，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，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，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，一直到后来，后来一直到——”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，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什么的，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，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，这会儿他又犯毛躁了，严厉地说：“话多也是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”我怕他又说我有病，赶紧闭嘴。

医生见我闭了嘴，还不甘心，又吓唬我说：“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，让你弟弟回答，你要是插嘴，就是破坏我诊断，后果你自负。”

我不想自负，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我弟弟提问题。

医生问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”

这算什么问题，医生也太小觑弟弟、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，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，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，我差点儿提出疑义，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，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。

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，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，这样下去，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，岂不是要误诊吗？我心里一急，对答如流地说：“今年是某某某某年。”我不仅回答正确，还加以说明，“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，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，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，所以，今年就是某某某某年。”

我说过后，有点儿兴奋，折胳膊握拳，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。可是弟弟麻木不仁，眼中根本就没有我，他把我当个屁。不对，屁还有点儿臭味呢，他没闻到臭味，他把我当空气。唉，弟弟啊，你真是麻木不仁，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，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，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。

这医生也真是知错不改的医生，他居然又问弟弟：“现在是几月份？”

我忍不住抗议说：“医生，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？”

医生说：“我让你插嘴了吗？”他虽然批评了我，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，下一个问题，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，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，问：“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



我抢答说：“小王村。”

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，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，放到弟弟面前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，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，还是我替他回答，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，我回答说：“这是钥匙圈。”

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，这样才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，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，我得刺激他一下，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，所以我有意识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。

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，他和我弟弟一样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只当我不存在。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，因为他对我弟弟的态度很好，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，我会原谅他的。

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，十分和蔼地对我弟弟说：“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们就换个方式，你不愿意说话，你就不说话，你闭着嘴都行，我提问题，我自己给答案，如果你认为是对的，你就点头，如果你认为是错的，你就摇头，好不好？”

不等弟弟表态，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，举到弟弟眼前，问道：“这是一个硬币，是几块钱？”然后他自答说，“是两块钱。”

我忍不住“嘻”一下笑出声来，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，我赶紧收回笑声，去提醒弟弟：“弟弟，这明明是一块钱，他说两块钱，你摇头呀，你快摇头呀。”见弟弟不理睬我，我又赶紧告诉医生，“医生，他是有意，他有意不告诉你，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，其实他认得钱，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，他也认得钱，有一次，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——”

医生真生气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，齙着牙说：“脑残啊？听不懂人话啊？”

我再次被吓到了，我以为医生误诊了，我赶紧解释说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我弟弟可能是脑残，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，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，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，我弟弟还会、还